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後樂集卷十六

宋 衛涇 撰

啓

及第謝知舉王尚書啓

楓宸肅穆甫披踈直之衷臚句飛騰俄占英髦之右上
動九天之鑒下慙一日之長非據之譏不勝是懼竊以
自科目之習既勝而學術之用不明初以為進身之階
已迺無致君之畧措之事業而謬戾責之節義而牴牾

故雖取天下之盛名未足為君子之能事欲掃末流之弊豈無拔俗之人因其已至之資持以不移之操益厚所養庸觀厥成老於世故則薰葭既霜之餘達於時宜則刀刃發研之始既成身而進德可尊主而庇民惟其功用之不渝庶乎名實之相稱如某者猥從末學出遭英躔非卓爾而不羣敢褒然而為首顧家傳之訓誨與師法之講磨嘗原聖賢德行之大端粗識古今理亂之至要比承清問輒進瞽言謂更化以善圖成濟時之急

務貴毋失累朝立國之本意以振起斯世積廢之治功
懼不足於對揚致誤膺於親擢靖惟忝冒厥有夤緣茲
盖恭遇某官才過萬人學闕百聖夙隆重望蚤擢殊科
惟其素負宰輔之姿故能厭服縉紳之議久踐揚於中
外結知眷於冕旒持荷雨露之邊聽履星辰之上累更
柄任未究遠猷將以乘日月中興之機思汲引山林特
起之士豈期愚鈍夙荷陶鎔方天府之獻書既蒙推擇
及春官之較藝復預選掄茲超越於等夷遂許傳於衣

鉢顧惟成就端有始終某敢不仰止前修服膺盛德力
勉欲行之學思副難居之名庶無負於已知或少裨於
世用一得而足嗟小器之易盈十駕以馳尚大賢之是
倣

謝黃叅政啟

興四方之英俊咸造于廷擅一日之科名遂為之冠視
等輩以有覲對寵光而若驚竊惟古今治忽之所關獨
以風俗苟且之為甚常揆救時之策莫如更化之宜必

也端本正源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非曰變政易令俾斯
民聳聽而駭聞苟徒取高皇帝之法而紛紜則正與董
仲舒之說為背戾其比承清問冒獻愚言謂當世之可
行即漢儒之遺意然而後進狂妄末學謬踈雖有草茅
之忠豈無科舉之累惟聖上勵精之久而羣賢輔治之勤
既有經邦之人上開敢諫之路某雖不敏志有所存盖
嘗聞家訓之嚴亦頗有師承之自惟其委曲而詳說是
為直諫而不諛既共上於奏篇遽叨塵於異等自量何

以而得此哉茲蓋伏遇某官當路於時事君以道聳嚴
石具瞻之望持菁莪樂育之權彥聖有技者每至而必
容耿介自持者何言而弗受雖居槐棘之貴不棄菲葑
之微致茲孱庸亦與陶冶某敢不仰體公朝作成之隆
上旨茂明學者遠大之成規勉副難居之名不為易盈之
器惟忠與孝期力行孔孟之言抱義處仁尚可見魯衛
之士

謝田宗簿尤郎中李編修羅校書陳郎中啟

獲從廣延冒上愚對旅塵一攬首玷臚傳拜解褐之寵
光撫躬榮甚顧造廷之英俊揣已惕然竊惟禮樂詩書
四術之異教文學政事兩科而同歸若昔大猷思皇多
士行修於家者必可用於國言出乎身者必可加乎民
尹雖處畎畝而耕每懷味道而負鼎說未繇版築而舉
已欲濟時而作舟卒克遂其壯圖今可質之載籍良以
素養任萬鈞之重故弗苟售規一組之榮自更秦歷漢
以來有發策決科之累圓冠方屨飾步趨之陋容斷簡

殘篇傳傳註之碎義或張皇而不提其要或猥并而不別其條以取世資以追時好方肆言而靡諱意其抱王佐非常之才逮既貴而蔑聞曾不過俗吏所為之務華罕副實行多違心此期年而化反指為書生之空談而三道之要未免涉辯士之詭說上以是砥其捷徑下以是梯於榮階至求剗切而沃心䟽明而達體告嘉於內拳拳秉愛君之誠展采迺僚壘壘識當世之治輒自奮於網羅之外竟莫屑於程式之間致茲賤儒之名唱于叔

代之議斯亦為士者過也豈但有司之責乎我朝循規
摹於三年畧繩墨於一日攷詞章之精拙以度其氣質
之厚薄酌論議之崇庠以占其局量之淺深紬繹所傳
典刑具在景仁嘗耻于身獻文正不矜于志盈凡平生
慷慨而聳聞即始進雍容而槩見上方憲章祖武收攬
人豪思得前輩之實材庸副明時之盛選如某者咸謂
迂濶自知撲忠少維究懷于簡編壯頗妄意於竹帛然
而位非百辟烏能陳四方之綱職非九卿安敢建萬世

之策恃主聖而容直忘已賤而貢誠念銳於有為則迎
合倖進者得以釣爵祿而不績弗用成志厭於無補則
畏縮却行者得以苟歲月而盛德不及究欲調和元氣
而四達在汛掃頽風而一新初何識知妄有論建豈期
偕圭璧之薦遂獲近冕旒之光貸其狂愚冠于等級並
遊竊笑果揚粃之在前諸老駭觀胡積薪之居上叨踰
臻此稱塞若何茲蓋恭遇某官持美以效君好彥如出
已操脩綆以深汲借朽株之先容嘉其吐詞似梗槩而

足取庶乎措事或方畧之可條故于對揚為之第奏致
令孱品辱在殊倫某敢不期報以蒙求適於用涉道甚
淺愧未窺游夏之淵源託儒自文誓不效弘寬之潤飾

謝蕭尚書葛舍人黃校書顏祭酒啟

冒進愚言方切空踈之懼大踰始望躡居英俊之先退
自揣於么微實難任於光寵非前達鉅公與為之宗主
則後生晚進何自而作成雖據非宜尚知倚重自科舉
之習既勝而學術之用不明初則以為進身之階已乃

累無濟時之策措諸事業而謬戾責之節義而牴牾故
雖取天下之大名未足為君子之能事欲振末流之弊
豈無拔俗之人因其已至之資耻為易盈之器益厚涵
養愈堅操持老於世故則蕪葭既霜之餘達於時宜則
刀刃發硎之始既誠身而進德可尊主而庇民惟其體
用之不渝庶乎名實之相副如某者猥從末學出造英
躔非卓爾而不羣乃褒然而為首顧家傳之訓誨與師
法之講磨嘗原聖賢德行之大端粗識古今治忽之至

要若有遠志不惟近圖顧擇詞之欲明而用力之不足
豈期初步忽玷殊科此蓋伏遇某官主張斯文振作多
士當朝廷規恢之日正人物興起之時謂輒熟之語或
失於太卑而矯激之言又幾於過甚惟其雖直而不訐
乃為有用而可行弗圖謬妄之文端被敷陳之力其敢
不茂明至意克勵所存豈特一時毋累大儒之題品尚
期他日固辜聖主之明揚

謝宇文給事啟

冒進愚言

云云

此蓋伏遇某官主張斯文振作多士以夕

郎批勅之手為宗匠取材之規謂輒熟之語或失之太
卑而矯激之言又幾於過甚惟其醇正而有用是為直
諒而不諛弗圖謬踈之文獨借品題之力夜誦三人之
對加以權衡朝出一語之褒皎乎冰鑑致茲孱瑣端出
陶成某敢不益厲所存仰酬殊遇至於感激所期無負
於已知將有建明或可少施於實用

謝平江知府謝右司啟

承詔上愚奏篇稱善擢於常品畀以倫魁得之非宜惕
若自愧國家左賢右戚前疑後丞萬世之策治安下公
卿博士而議四方之民疾苦令郡邑守相以聞朝有闕
政既熟數於前野無滯材可深拱于上猶且廣延脩潔
之士急聞切直之言咸造王庭親諭朕志輟一日萬幾
之不皇暇詢三皇二帝之所繇昌與夫風俗之樞機首
以道法之總要何勞求謙受也如此凡以抒下情非淵
識欲議而有餘且曷稱上旨矧復攀許蔡宋陳之雋軌

冠楚秦閩粵之英材匪拔其尤必玷斯選如某者乏鄉
曲之譽非郡國之良蚤嘗窮經邈未涉道壯欲論事憚
不達權高弗能開口取軒冕以從富貴之圖卑不能俛
首服耒耜以作溫飽之計徒思素業之罔敢墜故負初
心而為此遊適丁比興遽在推擇進或譏於太銑行寧
憚於少遲洎逮試於春官復見収於執事好非今樂知
音已分於難逢學廼古兵遇戰豈期於輒逞然狂惑不
足以奉對章聖明能受於盡言故上古之事引經以對

而不敢以寡陋辭而當世之務悉意以陳而不敢以避
忌隱甫仰塵於燕覽俄首預於鴻傳榮雖及親辱實在
國遠日畿而言邁瞻雲舍以攸歸閭巷駢觀謂天私於
爾室朋游交賀指地秀於它山由其無聞是以有託已
量自知其弗稱人言詎識其自來今日所蒙大夫之賜
茲蓋恭遇某官豐規範竅清檢律貪馳四牡以歸周秉
一麾而出守下車布庠序之教比屋聞弦歌之聲蓋常
袞移風當時僅得歐陽之一士而文翁成化歷載始出

司馬之諸儒欲示魯多姑從隗始某是用交脩不逮增
益未能盛名之下難居當落華而取其實君子之愛以
德願浚源以等所歸庶畢此生不孤大賜

回余狀元謝及第啟

造庭之對士得危言親策之初上尤加意謂千載逢辰
之幸實四方刮目之時必有偉人首應盛舉恭惟簽判
狀元七閩挺秀六館蜚英早推文虎之雄出應飛龍之
會惟素明於治體故式契於上心人驚一鳴咸避三舍

某適陪著位先快臚傳南省程書見講明於經術高軒
引卷辱藻麗之辭章感嘆之深數宣罔既

回鄒狀元謝及第啓

妙東儒英作新文氣大春秋尊王之旨獨探其端偉慶
元進士之初卓為之冠恭惟簽判狀元琳琅峙秀奎壁含
輝天與非常之才人知致遠之器屬朝家敷求於偉厚
俾習俗盡革於澆浮果以國士之無雙置諸天下之第
一由公選而為舉首足昭董氏之潛心以治經而位封

侯行邁公孫之徒步鼎來富貴不可及也壯志功名捨
我誰哉某濫筮詳參與披傑作十年往事慚拜寵之畧
同今日得人自立科而未有遽辱染雲之況徒懷報玖
之誠謝語不工喜悰則倍

回莫狀元謝及第啓

名魁澹墨第錫彤墀率由舊章雖為布韋而少屈出乎
其類蓋舉簪紱而未聞國慶得人士歆稽古恭惟簽判
狀元鍾巖壑英靈之氣挺圭璋特達之資學有淵源識

窮壹奧周官兼習儒宗未遜於賈逵漢事洽聞典式尤
詳於應劭屬當今日大振斯文訓言親灑於丁寧好尚
欲歸於醇正宜詞場之巨擘視科第如摘髭素稱萬選
之錢卓冠千名之佛位辭第一孰踰籍甚之聲恩拜非
常不異褒然之首鸞棘已更於民事鳳池佇替於皇猷
某猥以疎庸濫塵參考緬懷世德昔嘗並於英游益振
家聲今獲觀于盛舉投珍過禮裁報難工惟有襲巖傳
諸永久

回夏狀元謝及第啟

伏審拔萃春官拜恩天陞席珍以待夙推獨步於璧流
鼎足而居果見先登於金榜聲聞四出觀瞻一新恭惟
簽判狀元文章夙成學問精詣素號萬人之敵蚤陞三
舍之優發言為詩義深明於有六以意逆志思每蔽於
無邪是惟器識偉厚之賢仰副訓告丁寧之旨既天心
之允協亦物望之攸歸雖詞華取士從古以然而科目
得人如公蓋寡淵源師友諒不負於生平砥礪功名更

相期於歲晚某自惟末學獲與斯文蘭臭同心所願論
交之久賤題銜袖益欽陳義之高謝語不工喜悰則倍

回曾狀元謝及第啟

龍飛在天首垂親策龜為前列足見嘉謨惟當宁虛懷
之初尤衆人聳目之際名參鼎甲色動紳縷恭惟簽判
狀元學術純明天資夷澹江山秀氣不徒纂組之工風
雲盛時將有進為之志肇承清問卒上忠言有此先登
出於親擢豈特奏篇之爭誦見謂修能之莫量固知異

時必有遠業某適陪著位實快臚傳明月夜光何俟品
題之力高軒引卷第慚損之多感歎云深敷宣罔既

燕賓館謝燕啟

姑射神凝望仙居而咫尺鎬京飲樂侈主禮之便蕃弭
節承恩班荆有喜

又

惠享邦國禮遇臣隣蒼星駕於農郊俾雲需於候館有
兩君之反坫繼好方隆走三命以循墻拜嘉如隕

又

越疆而使有嘉四牡之歸致館如初重拜羣臣之燕周
旋主禮整暇王程信篤交驩惠加成禮未央宮殿逋違
龍鳳之姿既醉威儀即聽驪駒之闕永言道阻敢怠心
存

真定府謝燕啓

長驅北旆辱館大都高會西池秩筵再命仁深逮下德
茂懷人恤遠道之征駭侈多儀於宴俎行百里者半九

十敢怠周旋以萬期而為須臾肯懷縱肆

又

畢昂之躔未更百舍雨露之施來燕中塗恩厚送將義
嘉聘報馬煩轡殆克知行路之難酒旨散嘉不異在京
之樂戴洪私而甚寵復成命以遄歸

謝花燕啓

雲近蓬萊屢飭鎬京之燕花迎劔佩恍回燕谷之春駿
發輝光布昭慈惠為酒食以寓合歡之意於芝蘭而明

與善之心灼灼其華已驗二南之化油油以退尚循三
爵之規

汴京謝燕啓

出疆載質方休挾日之程設席肆筵均被需雲之渥車
馬頓清於行色豆籩首辱於司存播物無垠交隣有道
義篤兩君之好惠加六轡之濡宴以示慈即啟東都之
道路臣能承命佇瞻北帝之闕廷

汴京謝燕啓

雲龍北闕初微專對之能車馬東門又辱序賓之燕去
如始至說以忘勞體君子之長人送使臣而以禮譬諸
飛鵲夢已遠於南枝曾是放龜意尚餘於左顧

朝見畢謝在館燕啓

上萬年之觴若覩繞樞之瑞饗四方之客丕承在鎬之
恩候館退朝賓筵錫命禮嚴秋覲樂廣春臺金罍深念
於勤勞玉食靡專于威福出稱警入稱蹕未遠清光宴
有好殮有陪敢奸大貺

謝射弓燕啓

射正已而後發弓矢斯張宴序賓而以賢禮儀既備與
天持滿度地居材軫思一介之來侈示五侯之制不能
而辭以疾敢累有司既飲而盡其心尚歌雅什

回范提幹光啓

薦諸公朝允合搢紳之論謝於私室尚循世俗之文非
所敢當祇以為愧伏惟某官懿文通貫奧學逢原翠竹
碧梧籍甚名家之秀紅蓮綠水藹然入幕之聲既步武

於日邊盍明揚於天上至珍橫道人爭得以為榮健翼
摩空子何往而不到某稔聞雋譽未覩英姿為國舉賢
竊有後時之嘆逢時遇主當宏先世之規庸玉其成乏
瓊以報

潭州回鄉貢進士謝解啓

寵膺鄉賦榮與計偕咸謂得人有光勸駕貢元先輩淵
源探學錦繡摛文穎脫囊錐名定登于千佛唱傳臚句
事復踵于三元貽翰相先贈言敢後良深期屬罔究敷

云

回轉運司進士謝解啓

星臺得雋天府登賢貽翰相先贈言敢後某官漕元箕
裘嗣學錦繡摛文萬里鵬程忘筌蹄之舊迹九賓臚句
指衣鉢之新傳尚聽臚音嗣陳賀語

福州回鄉貢進士謝啓

鄉曲貢英士有得色賢能偕計人無間言貢元先輩筆
底波瀾胸中丘壑抗三萬卷之勅敵傑作已先聽十一

刻之漏聲奏篇亟上傳誇殿陛增輝里閭某幸殿茲藩屬當勸駕辱摛詞而莫報儲慶語以嗣陳

回免解人啓

藏器以須稍淹雋軌得時則駕亟暢遠圖貢元先輩文謝町畦學窮根柢年少氣銳盍早際于風雲業成行尊為後進之模楷茲奮龍津之躍倚觀鵬路之翔某猥辱曳裾更貽銜袖念單詞之匪報儲慶語以嗣陳

回轉運司進士謝解啓

盼綸拔士倚重皇華鼓篋程能夙膺妙選漕元先輩敷
腴學殖渾灝詞源繇抱負之瓌竒宜發揮之烜赫四方
輻輳豈徒角勝于鄉閭九陞臚傳行即褒先于俊造某
既觀盛事且辱摛詞感忻併集於微衷期望更存于嗣
歲有官人云某官漕元家聲赫奕世業豐腴既仕學
之兼優尚功名之未愜棘闈掉鞅不難角勝于布韋楓
陛傳臚行即褒光於俊造宗子云屬籍蜚英已高雋
軌使華論秀更聳榮名某官漕元才邁飄然德晞卓爾

宦而隨牒夙知職業之修試有鎖廳茲預賓興之選

回太學進士謝解啓

虞庠教育學成行尊周詔賓興名高實稱監元上舍胸
中武庫筆底天葩陪國子先生之游蚤宜脫穎上春官
宗伯之選茲果彈冠繇發策以決科亟蜚英而騰茂

回國子監進士謝解啓

虞學直溫之教允謂美成周鄉賢能之賓肆偕妙選監
元學士詩書素業禮樂名家熟堊閣之機豈徒濡染就

文章之伎聊復笑譚已
鶚舉于秋風即鵬搏于春浪

回武學進士謝解啓

夏官拔士將應世須秋賦程能卓膺妙選監元上舍學
原姬孔業寓孫吳繇抱負之瓌竒宜發揮之烜赫已知
得雋豈胡篋之果殊會見絕倫驗貂蟬之自出

回湖南帥鄒給事啓

故里數年頗得尊鱸之趣新綸三錫又喧竹騎之迎有
愧循墻幸諧接軫恭惟某官經綸自負富貴不移去國

其輕空費萬牛之挽得君徒重屢遷五馬之榮每歎鼎
科近多厄會淒其三紀孰為歲月之深惟我二人分任
江湖之寄如老僕已踰於分量在明公當勉於功名地
徧長沙不待漢宮之妙舞曉行湘水便騰楚岸之離歌
歸會風雲洗清河洛某遠勤損翰敬佩搗謙憶飛鴻踏雪
之邊曾留指爪將孤鶩落霞之候又快歸心

回知撫州劉郎中啓

一麾出守喜祭戟之遙臨十國為連幸官曹之相接方

期執訊遽枉惠音伏惟某官鼎貴名門震時才具典型
文獻壽草木於平泉步武班行軋星辰于碧落銀符屢
綰琳館多娛肆疇已試之庸式重于蕃之寄雙旌入境
五袴興謠無事尋幽逸少之墨池亡恙得閑訪古半山
之釣石猶存姑崇二千石起家之榮即膺三萬戶封留
之寵其如雲出岫似雪乘舟寇殘師老之餘籌邊動止
訟理政平之暇憂國同之

回知台州曾郎中啓

叨被帝俞出分郡寄念交符之云始於斯何先幸擊析
之相聞其則不遠恭惟某官器函剛實體具中和遠繼
聖門家學之傳力究君子躬行之本其德則三者備矣
於道則一以貫之發而為典則之文施之成豈弟之政
作朋三壽信有神明之護持敏惠一州未符中外之傾
屬而某夙承緒論茲竊餘光未遑問訊之脩遽拜誨音
之重其為感媿固既敷陳

回史知府彌忠啓

月宿南斗偶當初度之逢日薄西山第媿此身之老何
煩錦句想記緜袍恭惟某官風月曾襟雲霄氣宇文華
甚富况出守於文江吉德夙多更為藩於吉水因推殘
賸加責衰遲某方念劬勞難勝褒拂語諸賓客俱免事
於禮文畏我友朋乃欽承於嘉惠

回王知府啓

娑娑榆景羞遇弧辰特沐貽緘已為過禮屬多軍事不
講禮文若煩妙句之寵加又匪至情之相與有懷感佩

容面控陳

回京知府銓啓

老得長安頗媿懸門之矢客來臨賀更貽銜袖之珠細
讀名章難當厚意某官婆娑珍館傲睨繡鄉江西之派
甚清源流有在松坡之詩未遠伯仲相傳因詠古風見
華初度某衰遲已甚褒拂非宜廢蓼莪之篇適深傷感
得木桃之惠莫辨報誠

回羅察院相啓

還第數年自樂吳江之冷起家十乘莫回漢詔之溫慚
已去而復來喜舊交之新貴恭惟某官儒科雋望畿甸
名流若素官于朝曾識此君之異告嘉猷于后蓋居邇
列之榮以所守之堅剛且入司於彈搏旋有虎豹在山
之勢自無豺狼當道之虞一時之公是公非少煩區別
九陛之汝為汝翼即可階升某遠辱損牋第深異謝諸
公登臺省國有人焉歸老任乾坤吾知免矣

回王監簿衡仲啓

十乘元戎強顏再至一鄉善士委汗相先喜甚發函情
同傾蓋某官璧雍宿學玉筍名流生龍劍之墟斗纏紫
氣仕虎符之地澗擁紅泉聿高知止之標旋賦閑居之樂
鈞軸有舊除命將新某稔聽月評式欽風誼弛於負擔第
瞻橘隱之清及未治行猶見蒲輪之召

回張教授自明啓

分相會藩有媿本來之面目垂弧初度更慙已老之頭
顱厚意謙勤大篇鼎至某官充然抱負久矣材名指洪

崖挹浮丘頗多逸氣發天津至西極尚屈雄圖肯簸弄
於明珠相摩挲於朽質某已當晚節所慮冥行張老之
頌美哉既承嘉惠穀城之書何若乞保餘年

回傅學錄知過啓

皇覽初度甫愧前修我有嘉賓過形善頌祭若夜光之
美增其暮景之華受言藏之已敬緘於緹襲匪為報也
姑槩寓於柔牋餘埃面陳尚蘄心照

回葉通判澄啓

老夫耄矣有慙朱紱之初大夫賢哉亦侈烏絲之寫美
如金玉妙協宮商方飛紫塞之烟塵盍罷珠簾之歌舞
虛其所應既莫被於管絃卻則不恭第有光於篋笥

回史通判復祖啟

癯然一老生而逢沂水之春厚甚二車歌以比崧高之
什珠盤耀日錦瑟聞聲顧興念於劬勞豈當蒙於褒拂
三章重拜愧非知己之辭十襲謹藏庸識同寅之好

回俞通判遷啟

余髮種種頗負蓬弧辨句多多有來別賀明月之珠玦
弄蜚霞之佩頡頏荷眷意之過勤愧衰年之莫稱似難
講此正飛塞北之塵何以復之便入江西之派

回蔡通判汝揆啓

不知老至羞看六矢之懸奚以文為乃枉二車之况知
官遊於道院即派入於江西屬際多艱謾勤清詠既無
折衝樽俎之勝盍罷鳴鑾歌舞之娛其夢非熊曾莫恢
於武畧且麾唳鶴急往助於王師無以效酬第知藏感

回胡檢正元衡啓

重來橘社堪憐華髮之生近有梅園深軫左弧之念名
章甚寵厚意難任某官閱世浮雲養閑白日向來藏壁
多傳授於伏生今此建儲定招延於商皓齒雖耆舊句
甚清新某自視歉然無可慶者况周家之遣戍於我何
安以李絳之同年冒而下拜

回衆幹官啓

揆予初度取數已多凡我同盟過情相譽觀陽春之寡

和宜肆夏以升歌赤壁飛灰珠簾罷舞懸弧無取以資
射士之行唳鶴奚為往助王師之勢所宜返壁恐誚投
珠敬十襲以深藏愧七襄之不報

回丁提刑必稱啓

雪鬢餘生月正居於南斗星軺名使時方憇於東湖特
費清吟徒增愧色某官名高瓊漢興寄珍臺十八公之
松舊聞入夢一千年之鶴今見歸來自是當家從而壽
我某劬勞在念褒拂非宜慮日暮之倒行莫能至遠愛

夜光之可照敢不拜嘉

賀林提刑介生日啓

凱風應候仰壽宿之高華彌月呈祥增使星之炳煥朋
來燕賀丕輯鴻禧伏惟某官久簡帝衷蚤登郎省揚鑣
日甸財用足而刑罰清澤施天民謳歌形而福祿至屆
逢初度宜行脩齡某竊庇皇華增欣丹悃載瞻英蕩阻
奉流霞之觴竚聽絲綸進列甘泉之侍

賀趙提刑生日啓

星臺紀壽麟趾開祥峻惟崧高屆斯穀旦清庠所逮歡
忭可知敬惟某官大雅不羣咸亨有慶晉躋中祕式旌
報政之勞洊畀皇華益茂祥刑之績平反植于門之德
耆艾騰魯頌之聲宜行修齡浸登大任某阻陪壽筭輒
奉慶牋菲物將誠別方䟽目併惟容照寵以笑留

又

英藩毓粹壽旦迎休預對潛陽弗踰再宿敬想屬部胥
為歡聲載惟某官協于發生具是溫厚望著羽儀之右

仁行繡斧之間彼長庚一星瑞亦鍾於同姓九先甲三日訓實謂於前期超冠復亨庸標鼎盛申行千秋之筭峻參兩禁之游某阻致一觴愧憑尺削不腆薄物粗如副牋併惟眷私寵以笑頷

通新知平江府沈侍郎皞啟

伏審寵繇漢從薦鎮吳邦神爵潁川為多以歸黃霸竹馬并州之信載迎細侯和氣素孚先聲愈偉恭惟某官兩都循吏元祐故家久入承明宜布親聞之德意昔試

馮翊具存已驗之民功佩新渥之絲綸植舊藩之牙纛
尺五天之近凜若威顏之不違十萬戶之間驩然治理
之亡恨翩哉惠肯慰彼來思秩增自有於主知履聽將
因於祖武某退安衰境猶玷釐祠無由伺朝市之音遂
亦闕緘題之敬忽聆求舊光究惟良受滕公之一屢愧
非薤本荒陶令之三徑益借棠陰是用微衷倍深多慶

回新平江府卜教授啓

接軫桑麻悵未瞻於犀表育材芹藻欣獲邇於鱣堂敢

圖如水之門遽辱飛雲之翰伏惟某官識高衆雋學富
三餘含英咀華文章肆於外探賾索隱德行閱其中盍
登瀛洲尚淹泮水自此升矣寧久嘆於寒氈行將見之
即寵承於溫詔某自惟閒散竊慕聲猷側聆講席之新
不勝折履之喜增明眊眼飮觀締繪之辭載飭報緘殊
愧瓊琚之詠有懷慶幸莫既敷云

賀李大諫生日啓

辰會角亢之宿時正仲秋光聯牛斗之墟祥開初度式

燕以行俾熾而昌伏惟某官挺挺真諫臣之風飄飄謫
仙人之氣忠言逆耳共推先見之明勇退急流茂著于
蕃之績久安真館未究老謀倚需黃髮之詢勉為蒼生
之起某濫分符竹再覲桑蓬細酌流霞滿挹西山之爽
以介眉壽遙占南極之星

賀沈侍郎生日啓

簪紳之望輝映明時弧矢之祥慶符吉月恭惟某官班
聯上雍屏翰金吳凝香森戟多應物之清風均賦簡條

有樂天之善政十萬戶蒙福既共此以為良八千歲為
春不期然而自壽願乘華旦歸輔巖宸某久偃蔭庥實
深頌詠杖藜懶出莫陪賀客之趨食芹猥將聊寓野人
之敬尚惟鑒在惠以容存

又

書雲物於觀臺祥開翼日瞻使星於南極壽紀誕彌慈
惠所覃頌聲交作恭惟某官器凝峻整德秉粹和望高
持橐之班權重分符之寄棠陰戀舊復興廉袴之歌芝

檢催歸蚤思鄭履之聽積漆線日申衍椿齡某借潤餘
波阻登賀屢有懷善頌輒奉慶牋不腆菲儀具如別錄
賀沈侍郎正旦啓

太清精歷屬開定閏之正上雍親臣方屹在畿之屏嗣
彰績用滋擁靈和恭惟某官仁熟三吳化宣兩漢寓北
門修撰之綴帝念不渝符南國蔽芾之思民安惟舊即
還規地遂峻履星永應元會之鼓鐘胥贊中興之宗社
其幸郊潛之樂只繫屢比之勤斯薰葭兮水一方合并

雖阻椒栢之觴千歲頌禱曷勝併惟弘明有以鑒體

賀趙提刑正旦啓

歷更出甲對轉物之歲鈞運啓逢辰頌在畿之使斧受
天純佑為民具依恭惟某官望振宗盤部安澄轡慶宣
五極拊揚自偃於列城化積三年藜藿不寡於深谷班
通東壁之秘趨上北辰之居茂乘泰亨端見晉接某休
蹤江冷獲芘星臨龍節不遐阻前趨而道謝鱗書謹始
因後賀以通誠欣頌之深弘明或鑒

賀劉提舉正旦啓

歷放積閏並受端元壹建常平上宣惠利宜綏景福用
對明時恭惟某官動合道彛蔚為使範暮年而變藹于
隰之休聲千里曰畿稱有華之寵寄聿迎歲筴遂秉郎
蘭寢階列從於甘泉永會三朝於太極某漁鄉息影龍
節垂光春動盤椒聊致一詞之賀波平船葦不知數舍
之遙併惟弘明有以鑒領

回趙提刑賀正旦啓

王正次春已盛發生之氣皇華遣使聿宣寬大之書恭
惟某官德協陽中性全仁內並迎首祚增介蕃釐一郡
無刑既上禋於乾施大廷有遇願亟應於泰交某阻胥
賀以詹馳辱駢詞而勤寵永言愧謝莫既精忱

回劉提舉賀正旦啓

夏正頒春先於受歲周詩遣使及此建臺敬惟某官政
助發生德培溫厚常平行水式尊六百石之權有詔賜
環即相萬年觴之慶某尚阻盍簪之賀乃勤削牘之先

奉謝匆匆曷紓悃悃

賀劉提舉生日啓

犧畫陽全麟祥慶紀結蟠仁氣誕育時賢部分畿日之
右扶人仰使星於南極恭惟某官諏民選重將指寄隆
惠和隨漢傳之馳歌頌洽周原之撫臺居晝永允為遐
壽之符坤載物齊足驗丕平之器即言還於四牡備去
從於六飛某遲莫婆娑光華曠借敢後一箋之遣以伸
千歲之祈不腆彛儀粗如副墨甚慙猥菲併冀麾留

又

先中秋之七日維嶽降神罄西瀨之百城式歌且舞伏
惟綢緼毓秀沆漚融清宸筵久想於鳳儀澤國何淹於
龍節食儉通而兼足禮樂遠而有光喜初度之載臨宜
蕃釐之狎至枕中寶笈益延久視之方天上玉堂會錫
遄歸之命某獲安野處實藉使華聲馳薄陋之葵敬致
壽昌之祝宣慈儻鑒容納為榮

賀趙待制希惲生日啓

周系發祥詩美維城之固漢基增厚史稱盤石之安屬
秋杪之嘉辰慶宗英之挺世恭惟某官風猷凝遠德履
粹夷賢會聖期允符休運家情國禮參對殊榮方宣績
於近藩行䟽恩於兩社載臨誕日采介壽祺某屏處窮
閭阻陪賀紱莫効勤拳之祝敢陳菲薄之儀伏惟台慈
俯賜鑒察

賀趙提刑冬至啟

土圭測景載臨雷復之辰玉節乘輅宜萃雲升之祉恭

惟某官英聲勉碩德望閒平鋤姦允協於陰消獎善有
同於剛長既聯華於內閣仍因任於外臺一道春風已
著平反之效九門曉色行躋獻納之班某息影江郊庇
身臺宇奉觴為壽阻面致於賀忱憑楮修詞第心馳於
善頌

回黃教授賀冬至啓

嶰竹鳴聲權輿生氣泮芹將采戩穀斯辰比姑效於一
觴茲何勤於駢牘敬惟某官中和毓性溫厚契仁屬亞

歲借陽春之輝聞諸生待時雨之教羶寒官舍夫豈久
居鵬擊天池會當橫鷺某老安漁社塵滿筆床道長之
賀無文甚慙縟施媵盟之私不置聊寓謝音

賀沈侍郎冬至啓

荔挺芸生式應仲冬之令柳舒梅放允將小至之詩當
賢牧之逢辰宜修靈之介祉恭惟某官中和布政清靜
寧民峻陟禁涂親結冕旒之眷重來茂苑增多襦袴之
謠順履陽剛即儀樞輔某偷安閒館席庇崇牙薦壽稱

觴莫踵賀塵之後修詞削牘第懷善頌之私

賀趙提刑懋夫冬至啓

五紋弱線行占晷運之長六轡皇華坐想風生之望格
于畿甸具是休嘉共惟某官焜燿天支澄清星使以刑
期無刑之志足召氣和於知至致知之微諒猶日益願
乘來復亟奉勞還遂階兩禁之華庸副斯言之屬某奴
蹤祠祝席庇郊居穀旦初陽適慶逢於道長葦杭數舍
爰敬寓於神馳不勝欣愉併惟體亮

賀趙尚書汝述冬至啓

嶰筩初氣兆生物之一陽漢輔列侯對統天之亞歲易
明復古禮重履長恭惟某官源流慶霄屏翰行闕瞻麟
趾之公族星聽歸然相虎門之王朝辰猶懷止願乘和
應亟踐弼諧某老矣家居依於屢庇雖愧無拔薤之告
而喜耕買犢之春數舍馳心不果雜朋簪之賀五襦盈
耳尚惟增繡線之工莫既欣愉併幾省察

回嚴州趙知府啓

聞弦歌之聲昔馬幸會處江湖之遠久矣闊踈翰貺維
新襟期如舊伏惟某官僊潢演秀儒級蜚英稔中外之
踐更深聖人之簡注入儀郎省方向顯榮出撫侯藩雅
安平進眷言瀟灑之郡允為名勝之區山高水長遠或
想於子陵道邁德融近可宗於文正宜從容而坐嘯佇
華要之趣登某老矣退休矍然多病竊觀祈嚮之語曷
勝銘悚之懷清風來故人愧七襄之莫報癡兒了官事
惟二天之是依摧謝有嚴鋪陳罔既

通新知平江府王司諫啓

出處雖殊久相孚於意氣披承未遂惟竊仰於光儀喜
建屏之更新顧騰牋之可後恭惟某官老而益壯厚以
鎮浮諫垣久著乎直聲帝辰夙深於妙東事至能應笑
談斯措國於安功成不居寵渥乃從天而下方左符之
特起旋休命之鼎來峻陟藥珠增嚴畫戟第恐追絳之召
亟崇聽履之班某屬耳郵傳傾心旅賀今有五袴與邦
人偕樂於詠歌願受一廛俾野處獲寧於庥蔭允懷慶

拊固既宣陳

賀王大卿生日元春啓

頌獻椒花正紀四時之始門垂蓬矢適先二日之期喜
動周畿歡騰吳會伏惟某官雅標山立榮問川流正笏
崇班凜難進易退之節剖符近輔藹去思來慕之謠逢
初度以順履端延脩齡而介豐福某依仁有幸贊慶為
深瞻茂苑之雲莫效一卮之祝近長安之日即歸三事
之聯僭班菲儀庸將芹敬倘垂容頓實倍感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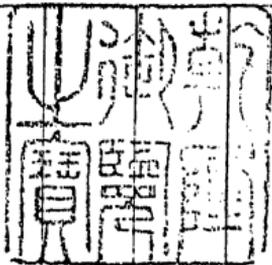
賀史丞相生日啟

恭以天基稱壽甫踰三八之辰魁輔挺生宜應半千之
運君臣慶會朝野歡呼恭惟某官道大擎天功高夾日
訏謨定命開社稷無疆之休談笑折衝磨崖石中興之
烈三陽交泰初度載臨拱龍極以調元階符同耀衍龜
齡而備福神嶽比崇某退惟閒散之蹤上賴燮和之庇
傳說之用若霖雨願永濟於蒼生吉甫之頌如清風更
賡歌於峻極潛馳非禮敬侑壽觥

賀史丞相除少師啓

伏審顯膺鴻冊祇對寵光崇列朝端晉極貳公之峻衍
封邑賦益昭異數之隆慶溢昕庭懽騰率土恭惟某官
識窮今古身佩安危獨運廟堂得蚤正素定之策再扶
社稷增重熙累洽之休國無危疑人用靜一迺若茂陵
躋祔藏清廟之多儀悉繇盛德感通輯洪文之祕寶所
宜褒表以穆聽聞然昔拜師垣嘗控免情詞之懇切而
今長孤特詎足為位望之重輕蓋上慰於前靈亦下存

於舊典不可辭者其以是乎功更藉於祇歡踰汾陽二
十四考之盛道愈光於寅亮恢周家八百餘年之基某
隱約自安尊瞻不替屬聆明制倍激忻悰和堯民擊壤
之歌實均舞蹈勒唐士齊天之頌尚獲形容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後樂集卷十七
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單可森

欽定四庫全書

後樂集卷十七

宋 衛涇 撰

策問 序 跋 行狀

召試館職策

問國家規畫長策恩救武功綜核庶政盡草平世具文之習將以恢王畧而飭戎備敢問今之急務孰緩孰切夫建事以擇材為本經武以彊兵為先調度以裕財為難儲序以足食為重朝廷議論所及皆已次第舉行矣

薦舉之詔首加於將帥之選又及於文武小大之臣不知可以博盡羣材否乎或謂介冑之所長搢紳之論豈能盡論其優劣下僚之寒滯而上官之薦進未免有所遺遺則將何以開掄材之路歟中都簡試嚴良家之選諸路招募廣効用之額徒隸起戍收勇敢之士不知可以增倣軍實否乎或謂選汰子弟拘於等則之不齊至反遺其技藝招刺新兵雖可充尺籍之數而倉卒豈容責其練習適戍征行動為民擾安能使之循紀律而用

命則它何以為整兵之計歟軍須供億支費寔廣常賦不可輒加矣置國用參計之司以覈天下之財廣蠲爵度牒之數以為權宜之策不知可以佐調度之乏否乎然州郡私其所入未必以出納之實上聞或迫之太急必至並緣為欺恩命優於舊比而應令者殊鮮異時勸誘不至寧免敷抑之病則裕民之道本末猶有當講者歟通融常平以濟轉輸之不給分委和糴以為蓄積之先具不知可以實塞下之備否乎然官吏苟且目前增

補不能以足脫若小歉荒政何所倚賴近甸糶數太多
商賈輻湊逐利一時雖可辦集民間能無續食之憂則
足食之方先後猶有可慮者歟伊欲使時材奮興而有
適用之實王師精銳而有必勝之形版計周裕而源流
無壅兵食克羨而公私無害子大夫當有深長之思以
裨今日濟時之畧其詳陳之將以復于上

葉雲心註清淨經序

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果不可言歟經

以載道聖賢立言以明道訓故者復以之正訛辨惑發
揮聖賢之言而道乃無蔽則言惡乎可廢當知口耳之
所及者道之筌蹄而得於神融心會則言皆糟粕耳常
清淨經道藏之上品學道之戶牖也余嘗誦閱至老而
未究其奧雲心居士一日過我袖出解義玩繹數章簡
易而明白侶於經旨已無餘蘊不覺擊節自謂弗如也
詭以示諸同志或有難之者曰所釋無形無情無名然
矣不區以別之則生天地運日月長萬物皆可以形情

而互遷於此得無遺論乎予答之曰摩肌分理而析其義則易流於穿鑿舉綱撮要而歸諸理則不失於渾融繼有難之者曰太上此書幽眇元邈未易窺測而欲以儒者之辭發其秘顯其微亦難矣夫子又語之以王輔嗣用老子解易郭象解莊子似莊子議者非之今以簡易明白之說而闡幽眇元邈之旨則亦奚病然當聞之道不可聞不可見矧可言故關子可以言歸之有道者而且喻之以如吹影豈厚誣哉湛然澄水纖翳不留混

茫太虛羣動俱息爰清爰靜是特入道之端倪而語其
至極則窈乎窅乎超乎太易之先且無朕跡可求況得
以筆舌擬議形容耶雲心於真常之蘊固以深造而自
得之矣而不免於言者蓋欲為後學筌蹄耳學者苟能
繇其所言以推尋其所不容言者潛通默識籥乎太上
之道則是經亦糟粕也然則太上著其所而為是經雲
心演其義而為是辭與夫人之問難僕之辨釋皆贅也
又從而為之序不尤贅乎曷若一付之忘言

度人經後跋

道藏三十六部傳流人世所睹聞者可數而靈寶度人一經尤無上之上又玄而玄者也元始一氣本於虛無惟虛惟無故能神而化之演大範於玄座而無類不生無物不成集萬真於黍珠而何大弗容何衆弗納誦之者能使遂白日之冲舉起長夜之沉淪豈諸道典可全日語其間元洞一章微顯闡幽妙韞攸寓修真之士儻知沉潜探索凝志忘形使氣化神神化虛歸於太無則

雖未登玉京蕭臺固已合真元始而陟降左右矣道遠
乎哉古有羽士日誦不輟飄然仙引他如度亡拔苦除
妖弭患證驗非一窮高極遠而測深厚其功力未易量
也練使平君喬梓不吝重貲大書深刻褫背成帙以散
施四方持奉之衆豈謂是可徵福利哉蓋以此經之可
慕可尊也福利固非為善者所覲然感應有機自有不
期然而然者矣

跋楊文公墨帖

昔人云文章餘事士以德業為本文公國朝盛時道德
文儒行誼氣節固與歐蘇馳驅千古若文體之變時有
先後易地皆然要不必論江州使君公聞孫也自其先
世裒集真墨迄今七十餘年將鋟木以廣其傳寶慶丙
戌春書來遺錄本恨見之晚觀諸賢題跋已盡稱揚之
美頻年裒病筆墨流落然亦毋庸贅語玩閱數過亟以
歸之因附名卷末庶託不朽云清明日吳郡衛某書

跋四大夫手書初貽慶庵疏語

某自幼聞先親偕伯父言先祖學究葬華亭鳳凰山之
原幾二百年矣今族系繁衍皆所自出時節春秋必親
祭拜守庵僧徒歲有常廩又助之買田為久長計某祇
奉先訓惟謹比歲二月庚辰展掃墓下風木森然獨屋
宇頽圯庵僧如珏袖出朝散四大夫勅庵手筆一紙翰
墨如新字間或剝缺且不著歲年卷末有亥六月三字
以譜牒考之當是宣和初元時先祖甫登戊戌第侍郎
召寘三館尚書浸歷從班大夫有積善在躬克昌厥緒

燕及雲來籀紱鼎盛等語躬率弟姪鳩工度材列名其次一為尚書父朝散七大夫一為十一府君逮今又百年大夫曾孫藻為二千石其他取世科登仕籍修儒學者不乏人某亦以非材嘗備數政府庸非遠澤所及耶方念為之更葺數楹視舊稍加爽塏使僧徒安居夤奉香火忽得大夫親蹟捧誦再三仰見前人奉先追遠不忘本始之意篤厚如此即循故事捐錢十萬俾如珏董其役仍書梗概貽諸賢族冀勉承先志相與成之是將

以大夫遺墨鏡石庵中傳不朽云嘉定五年仲春既望
某拜手謹識

御翰友順二字跋文

嘉定乙亥冬十月臣涇昧死再拜言皇帝陛下臣之先
世嘗以友順名所居之堂歲月逾遠扁榜未立無以稱
為人子顯揚其親之意陛下不以臣愚戇幸嘗備位丞
弼願有以寵嘉之聖恩俞可於是親御翰墨大書二字
以賜奎壁之光下飾蓬陋絢爛駟奕萬目聳瞻臣稽首

頓首對揚休命退竊念列聖寶章宸畫寵錫臣下必皆
一時勲舊文學之士日侍閒燕僅乃得之如臣去違軒
陛身落江湖誠不自意冒膺殊榮凌兢奉承懼弗克任
惟先臣季敏與伯父臣時敏孝友天人無間言斯堂
之名義蓋取此臣兄弟臣涇臣濟臣洽臣湜從兄弟臣
沂臣漑臣灼臣洙追繹先志聚居族食俾世世子孫罔
敢失墜而臣猥繇末學謬忝世科誤陛下拔擢皆非蒙
昧所能及實先訓有以成之也夫天典民彝風俗之感

化關馬襲光睿藻萬世之表勸形焉然則陛下之所以
詔臣者豈惟臣一家之私所以風厲天下者至矣茲庸
摹刻被之琬琰併識下方傳之無極嘉定九年正月十
一日資政殿大學士通議大夫知隆興軍府事兼管內
勸農營田使江南西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吳郡開
國公食邑二千四百戶實封三百戶臣衛涇拜手謹書

皇太子寶翰後樂二字跋文

皇帝陛下既大書友順二字賜某命揭于先人之廬某

又因暇日即所居葺成一堂竊取文正范公之語名曰
後樂而皇太子殿下復灑寶翰俾勒為華榜以侈榮遇
於是兩宮筆墨之妙重輝迭明照映江湖永為山林一
隅之鎮惟范公起諸生少有大節每日誦曰士當先天
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夫憂樂以天下而先後
在吾身則其所謂憂樂亦異乎人之憂樂矣其後叅仁
宗皇帝大政為宋名臣某生晚陋道德勲業不足彷彿
萬一然竊知師慕今年哀志惰退藏丘壑仰窺皇帝陛

下聖化日新皇太子殿下溫文日就顧雖老矣猶得與
魚鳥之微游泳德澤某之憂固可忘而樂則無窮也殿
下以某嘗陪儲賓末綴故將賚及之敢併刻諸石以夸
耀永世云嘉定十年六月初三日資政殿大學士通奉
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四百
戶食實封三百戶衛某謹跋

游澱山識外舅餞送淮東詩後

某紹熙壬子春赴淮東倉司往別外舅已病無他苦但

以少食多倦以長篇餞其行且送到澱山僧廬到海陵
甫踰月遽以訃告明年夏移浙東始得撫棺一慟後二
十六歲嘉定戊寅冬敬閱故書見之愴然因識其後云

先祖考太師魏國公行狀

公諱某字致虛上世齊人唐末避亂徙錢塘又自錢塘
徙華亭故今為華亭人曾祖某故不仕祖某故不仕父
某贈朝請郎母陸氏俱贈宜人由公仕累封也家世業
儒朝請公厚德慷慨譽重閭里生二子公其仲也人授

一經闢館延四方賢士為之師公自為童有志氣其進退
應對已如成人親識莫不奇之未弱冠母陸氏捐館公
追慕哀毀喟然歎曰吾不立身揚名不名人子於是蚤
夜孜孜力學不倦一夕夢陸氏拊公之背而告之曰衛
氏有後吾死且無憾矣公自是益刻苦年二十有五以
舍法預貢升太學隸學五年經通業成擢進士第實政
和八年也初調宣州南陵主簿明年己亥迎侍之官任
滿陞從政郎攝學正移攝太學博士繼三歷民社所至

有聲初為溫州平陽縣令平陽溫之劇邑常難其人公下車未久善政化俗吏畏民愛尤以廉平自守忽一日縣郊遺火密邇縣治家人驚恐公曰果一邑之民皆災吾可獨幸歟命取公服向火而拜尋而反風滅火皆謂公神明之政可感天地遺愛在人平陽之民圖公之像于今祠焉再為臨安府新城縣令治聲茂著刺史部刺史一時名卿交以公名聞于上改通直郎未幾而二親繼亡公居喪盡禮常泣謂人曰吾不幸竟不逮生封憾

何時而已耶及釋服差知餘杭縣視事之初公之兄以
訃告公奉朝假歸赴既畢大事囑其猶子儔等曰吾憐
汝之孤不忍分析所有先人家產罄以付汝復諭以剗
裁家務之式戒其自勉又時推俸餘以助之甚為士論
所重公之在餘杭施設不可備舉如興馬監如造溪橋
皆有利於國有便於民其他所行後政率以為準式既
治行尤異時餘杭又屬籍天府廟堂遂浸熟公名矣考
滿除通判鎮江府治歷二年府中胥慶及瓜之日太守

曾公惇率僚屬餞公郊外千里之民攀轅戀德恨借留
無計太守遂紀公之事命刻于石至十九年以歷任功
賞磨勘凡六轉至朝奉大夫除通判紹興府居家待次
二年俄得疾謂其子時敏曰有生必有終天地之常期
自然之至數是以通人達士以存亡為晦明死生為朝
夕此理之常無足怪者我之疾草決不能起也汝輩孳
孳為善無墜箕裘之業足矣少選泰然而逝實二十一
年十月初一日也享年六十有二以二十二年十月十

三日葬于湖州歸安縣廣德鄉石佛塢之原從吉卜也
公娶沈氏平江人封宜人男三人時敏尚賢季敏時敏
遇郊恩補將仕郎尚賢先公三十五日而卒季敏未官
一女適右廸功郎新差監真州在城都商稅務孫伯彪
公為人天資長厚寬仁愛物三仕為令尹民有訟入公
庭諄諄撫諭如教子弟有可解解之必不得已象罪入
刑馬及通判鎮江日令職官不得有私囚至則上之公
隨事斷遣舉當於理由是獄無停囚庭無滯訟部使者

每按臨無不嘉嘆在鄉周旋無貴賤親踈悉加以禮自始學至老未嘗釋卷有易說十卷論語解十卷其他所著文甚多未暇編次不汲汲於進取能以道自娛故官止于正郎職竟老州縣嗚呼哀哉以公之德而天何嗇之以壽耶公死之日遠近之人莫不吁嗟歎息如喪所親夫豈無自而然

蓋經行狀

公諱經字德常姓蓋氏其先大名府宗城縣人大名於

漢為魏郡有蓋司隸墓在焉自漢及唐世有聞人高祖
以來蓄德不施武功始繇監學得祿仕乃移籍開封靖
康之亂中散挈家東南公生於建炎三年十月二十一
日時道路榛梗行者不敢喘息公在襁褓家人輦屢趨
乳者委置墟莽間曰毋以兒故累百口乳者負而祝曰
吾兒非凡必有相之者抱持疾趨日昃不哺乳饑無啼
聲迄保護脫賊境人皆異之幼穎悟端重如成人少長
有大志刻勵就學并日夜忘寢食操筆為文辭頃刻數

千百言未冠遊太學挾其所有與四方之士校程式常
出衆上聲振一時嘗有善相者問公姓氏曰君非蓋防
禦家耶防禦有陰德里第傍近居人寒遺以衣飢飼以
食疾予以藥或深夜款門戶委錢粟奕世流祉其後宜大
天之報善在君矣以上合奏名南宮擢紹興三十年進
士甲科調紹興府司戶叅軍未幾罹外艱公以祿不逮
親執喪哀毀過甚雖貧自力葬祭如禮乾道二年服除
有旨擢太學正繼丁令人憂公以憂患艱閔十餘年學

日益充朋遊多附華閭彌大宰相夙知公召復以才行
薦于上除武學諭時壽皇在位十年矣方總核庶務規
圖駿功公因對首斥佛老異端之說言其教以清淨虛
無為宗人主崇尚稍入其說則蠹壞心術雖有剛勇正
大之氣將為之銷蝕而不自覺且聾瞽愚俗至竭貲產
以奉施舍土木競興金碧流爛糜耗民力其弊不可勝
計又言近時風俗奢靡相尚冒上踰等請申嚴法禁一
切裁抑且請自貴近始壽皇嘉納即詔行之自是簡記

上心九年除勅令所刑定官俄魚國史院編修官實錄
院檢討官浸歷清貫淳熙二年十月輪對賜見選德殿
公奏言天下無不成之功須平居暇日所以治國所以
制敵者從容有餘力而後可以應機會若歲月悠悠大
計不立臨事後圖智者無所用其巧矣又言人言圖回
不世之功當以人才為急今之用人不患無文采強幹
小廉曲謹所急者忠誠奮發節槩特立易於感發之人
夫忠誠節槩則其資稟渾厚亮直愛君愛國之念固已

素定一有以激勵聳動之則捐軀竭節自不能已此等
人才世固不乏但作之則興沮之則壞在人主抑揚進
退之間耳又建請中興以來將相功臣不為不多方舉
行慶典宜從凌煙麒麟雲臺之制繪像秘閣以侈太上
皇帝一代之宏烈亦激勸人才之一術皆當上意公又
論風俗頽惰殆類江左昔劉翔譏晉之公卿曰四海板
蕩奄踰三紀斯乃廟堂焦慮忠臣畢命之秋而諸公晏
安江左肆情縱欲謇諤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何以

尊主濟民今日之患莫大於上欲為而下不應陛下果欲伸大義於天下雪祖宗之讐恥非勵志節使人人有趨事赴功之心不足以振此弊往復數百言漏下數刻占奏詳明王音嘉獎時上延見小大之臣咨詢治道尤注意人才及召對問公家世喜曰朕固知卿磊落闕所進疏見公階八品曰卿未改官耶即日特旨改宣教郎蓋異恩也翼日淮東總領錢公良臣對上宣諭曰蓋某有用之才曾無為朕言者朕因奏對自知之錢公因贊

上知人之明且稱其才八面受敵上曰卿言必不誣遂
有意遠用矣尋除著作佐郎它日忽中使持詔至所寓
舍問公經理財賦事公手疏奏臣起諸生財賦雖非素
講然君命也寧有所擇乎聞者知公將有總餉之命三
年正月除司農寺丞兼權戶部郎官總領淮西江東軍
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臨遣之次壽皇虛懷
以聽公亦慷慨論事於封植人才以備緩急一說必諄
複言之其畧曰凡人才之可用者以其有精華果銳之

氣也如使銷鑠而不存矜然無用之人耳唐陸贄謂聖人之愛人才撫其華英而使之當其暢茂而獎之是以銳不挫而力不匱然此用才之說也若儲才需用則必更試以事功一習練世故可以老其才二發攄底蘊可以堅其志三出入中外可以積其望蓄之如此其素自然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何至臨事有乏使之歎哉又言理財之法纖悉畢備不可有加矣蓋補罅葺漏使弊去法全則斂不及民而財自裕今外之轉運內之戶部皆

財計所聚非若它官可責速效不能者既以無功而罷能者又以有勞而遷代易不常苟同傳舍彼媮免幸容耳何暇究心草弊乎壽皇首肯再三又請廣儲粟以實邊備嚴薦舉以戒市恩上皆然之撫勞丁寧公感上知遇到治所即布宣德意講求軍政之闕異時軍帥或務培克以供芻苴游燕無度使者某與狎昵莫敢孰何公拊循士卒申結諸將務極恩厚而身為繩禦自有以厭服其心眎前所為悉斂戢由是人無猜阻軍政以舉自

主將至於行伍莫不畏而愛之久而益服泊四年九月
被旨奏計軍中利病人於公無隱情悉得其實一一條
奏多所釐正其它節目如定按試時限填諸軍闕額軍
中子弟以蔭得官者放令赴選公謂子弟生長行間便
習弓馬於官業未必通解不若仍肄尺籍給衙吏俸較
之新招刺人大不相侔又調發之際彼各衛其父兄可
得死力詔為罷行之除戶部即復之任越明年三月又
得旨奏計公將去於是再歲績用茲茂壽皇雅欲留公

曰朕思代卿者難其人勉為朕往出尚藥器幣香茗以寵其行公在職益謹不懈國計軍政有所關繫講之益詳居五月召歸時邊圉北有輕脫生事者公入對因言善謀敵者不輕於用而后可以大用祖逖擊楫誓江志清中原及鎮雍邱與石勒相持境上乃通互市卻降人禁諸將侵暴古人圖勝藏於無形若校虛文貪小利使彼睽睽然以我為虞計亦淺迫矣至如避罪逃人宜勿收受盜馬來市勿與貿易間諜不容毋庸多遣廓然示

以誠信以俟可乘之機乃國之福也壽皇憮然曰卿誠體國之言擢權戶部侍郎公謂財計固所當慮民貧抑非便即奏言丘夷淵實理所必至與其民貧思盜寧若捐微利以予民使監司州縣通融有無冀漸紓民力此實固根本之道今所甚急者節浮費革濫賞汰冗吏言皆切理可謂知所先後矣七年五月詔魚侍講紬繹之暇於古今治亂君子小人消長之際必詳究熟復上為動寤是歲適旱公疏備豫六事曰定賑貸之賞曰通商

販之利曰散常平曰嚴檢視曰已逋責曰緩賦租尋詔
諸路備荒政實自公發之十一月借戶部尚書充賀金
國生辰國信使過故都歷覽山川形勝感憤忝離中夜
雪涕緣道觀者知公壯人爭覩為快舉手加額曰此中
原人物蓋遺黎思漢之心未泯也接伴馬惠迪意傾鄉
公公開懷與語具知彼中事情三月竣事入奏畫取守
戰三策以獻咸得其要領非他人剽聞掠說藉手嘗試
者壽皇改容稱嘆已而陳軍政四事一務蓄積二久任

將三選幕官四旌武藝其久任將曰比嘗有以文易武
為都統制者旋復文階文武之任視其才之當否可也
予奪不出於公言避就一聽其私意藝戎事亂名器莫
此為甚選幕官曰近世士大夫狃於習俗不親武事一
從軍幕目為冗濁遂使不肖者充員有才者恥就宜稍
重其選精擇其人時賜對敷擢以清望他日贊謀經武
將於此取之今軍幕許參用文臣畧施行矣八年九月
二日正除戶部侍郎二十日魚侍讀先是六月壬申詔

開講日讀陸贄奏議比秋始御邇英適史魏公浩免奉
朝請進讀虛席政府進除自上越次命公公力辭避詔
不許公甫拜命趣入對天顏悅懌拊問甚厚且賜之坐
曰朕素知卿廼以錢良臣媢家用卿晚矣公跼蹐頓首
謝後二日而言者及公公亟請去歸既踰年提舉江州
太平興國宮十一年除知池州未赴仍奉祠十二年二
月除知江州十三年八月起家知鎮江府辭不獲命勉
至郡政以寬簡惠先鰥廢甫三月人用寧便邑有姦贓

吏公未致詰懼不免陰為詆訾旋以祠歸公置不問代
公者卒劾罷之公遂杜門卻掃若將終焉初公家平江
後徙華亭自戶部歸並所居闢地數畝佳花美木列植
交蔭間以亭榭有堂扁曰怡顏繙閱故書徜徉其中親
朋過從賦詩飲酒讌笑終日客去退處一室翛然或夜不
寐則攬衣危坐篝火觀書達旦脫遺紛埃冲澹如也如
是且十載中間一出僅踰時公安於閑適然燕居深念
視國猶家每以國恩未報為恨嘗語人曰一旦君上使

赴危難吾死所也若苟竊廩祿則已矣此公許國之素志也奉祠凡四年秩滿又閱歲絕不復問曰吾直未敢請致軍事爾紹熙三年四月二十七日以微疾卒于正寢享年六十有四初得疾起居如平時曰晝夜去來理之常也疾革對妻子無感容語不及私盥濯正衣巾屬纊不亂其處死生之變足以見公平日矣公性夷易平直無崖異壁絕之行接人遇物氣貌溫如及當事或理所未安毅然有守不可奪以勢利內外純白非矯厲以

為高者以薦達人才為任嘗言侍從初除舉自代美意也今具文應故事是除授之始言已不可取信何以責其後乎其忠實不欺類是家始甚貧然尚氣義賙人之急視出貨力如秕稗其過故舊尤篤至解衣分食家之有無一不以綴意居官則務謹節曰有妾貴者必橫取其淮西有馬司一軍比他總領所為雄劇前居是職者賦人多漏失或侈用率稱貸朝廷別藏積四百餘萬緡公至精考覈省餽遺不飾虛譽曾不乏供任戶部二

年檢杞吏姦無招權乾沒之患調度有餘未嘗創一科
歛條目凡所建明多及民隱殿司嘗于內降鬪牧馬草
地冒民田幾千頃公於上前辯折甚苦曰安可奪養人
者以飼馬詞直理明卒從公議民田賴以獲免又請置
籍植碑以弭後患其惠利博矣公於兄弟友敬素無生
業既仕則均祿秩相繼蚤世公撫孤幼如己子延師使
就學女厚貲裝為擇佳配二姊發居無依倚公迎以歸
奉養有禮明堂恩得蔭補舍其孫官季弟之子鈞今主

嚴州建德縣簿歲時祭享滌濯必親嘗涕泣而言曰祭之豐誠不如養之薄也居鄉尚齒曩或以爵公身率之今遂成俗頃需次餘暇鄉黨後生多從講學公勸飭指誨亶亶忘倦後大半為知名士謙虛樂易惟恐不及仁厚好施始終弗渝公死之日遠近弔哭皆曰失此鉅人長德矣公娶章氏封令人子男二人長曰銳通直郎福建路提舉市舶司幹辦公事次曰鑄文林郎新監淮西總領所太平惠民局女四人長疾廢為尼次適朝請郎

新通判鎮江軍府事錢仲彪次適承議郎充兩浙路轉
運司幹辦公事王伯度次以歸涇孫男三人溥登仕郎
孫女四人公家居無惰容亦不嚴厲自奉甚約藏書萬
卷多手自標識尤耽班孟堅史且慕其為文有文集二
十卷藏於家公自登第在選調十五年繇刑定官改秩
七年位為侍從官至中大夫方未遇時人莫不嘆其淹
滯公處之恬然晚為時用稍號通顯人咸謂宜公惟以
超躋為懼公為人倜儻每務大體不為細冗之迫束於

世無所怨惡始去國詔與祠時西掖當書詔者素與公厚善方來謁誦笑語退而繳奏竟寢祠命公不之怪也性不喜附麗苟進一意孤立其遇合端有本未有讒毀之者公卒無一語自解惟壽皇特知之深以故雖在外久而眷禮不衰公嘗曰吾安義命期無愧於心人知不知弗恤也嗚呼公出處之節與流俗落落若是則可以無愧也已銳等將以明年七月辛酉葬公于餘杭縣吉安村山之原以行實囑涇顧晚陋不足以知公令人於涇

為從母實媿循義不得辭謹撰次其梗槩公祥符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褒贈不及沿近制也然嘗登從列於史法應得書將俟立言之君子有攷焉謹狀

故安康郡夫人章氏行狀

夫人章氏其先建寧浦城人後徙居秀之華亭曾大父
楷故贈承事郎曾祖妣徐氏周氏祖妣故任右通直郎
祖妣孺人吳氏張氏考終故贈武義大夫妣宜人黃氏夫
人生於紹興庚申幼端慧婉婉聽從動合女憲父母愛

之誓不與凡子時中興右文崇建學校侍郎蓋公名一
家少年首馳俊聲多士慕向尋繇舍選登鼎甲咸謂擇
對莫宜于公遂以夫人歸焉既有家上承姑嫜旁接嫻
戚下御妾媵罔不順適閨門之內愉愉如也初侍郎處
窮約而輕財尚氣誼家無餘資夫人竭力營陔養具滄
髓問衣佐餽雖罄奩笥不憚侍郎得以恣意講學從之
遊者日盛後多為聞人侍郎素友愛自夫人之歸愈無
間言諸姑以孀獨來依夫人盡禮敬同甘苦始終猶一

日死葬之先塋之側以便時祀有妹在室夫人資送特厚至損首飾予之侍郎嘗欲舍其孫而官猶子夫人從史不遺餘力昆弟之孤在左右者自幼及長拊育誨化男有分女有歸夫人之助多焉平居自奉簡素周人之急常恐不及親舊貧不能自存者皆有常餼歲飢里閭糴食則發廩損市直以倡巨室全活甚衆其仁而好施積而能散益出天資非勉強飾情以沽譽也自侍郎即世夫人理家政井井有條門祚益大簪組蟬聯蘭玉森

列母孫四世極含飴戲綵之樂賜名亞于秦號延慶侈
于姬姜壽考康寧廣備五福世所稀見人以為陰功淑
德之報嘉定己卯夫人年登八袞齒髮不衰精神益壯
族黨合賀進流觴婦孫歸侍慶席數陪讌語杯酒流行
多至夜分少壯或欠伸跛倚夫人整衣危坐無倦容涇
固歎其稟異且期頤未艾也子鑄持荆襄使節將力勾
歸為壽夫人持書止之曰邊氛未靖汝當宣力國事毋
以私廢公雖嚴父教忠之訓不過此嗚呼賢哉性冲澹

中年即屏脂澤釋綺麗日緡內典味禪悅脫遺世故死
生旦暮之理洞然于中無一毫底滯屬纏之夕曾不怛
化甲申八月二十六日以微疾卒于正寢享年八十有
五累封至安康郡夫人子男二人銳故朝奉郎主管台
州崇道觀鑄朝散大夫直秘閣知太平州女四人長從
浮屠法次適中大夫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魚權
兵部侍郎錢仲彪次適朝議大夫知通州王伯度幼以
妻涇孫男五人溥從政郎京西路轉運司辦公事淳文

林郎新監行在文思院門澄從事郎新湖州烏程縣丞
涯漸將仕郎孫女七人朝請大夫知吉州軍州事趙希
琴國學進士鄭公紹朝散大夫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劉
皇忠翊郎添差監湖州都酒務趙汝旗承信郎新監戶
部中浦鴈賞酒庫張師稷浙漕進士陳極其壻也次許
嫁涇幼子宣義郎新監建康府糧料院柳曾孫男六人
似之仰之餘未名曾孫女三人鑄將以寶慶元年月日
奉夫人之柩合祔于侍郎之墓以行實來請涇視夫人

為從母且子壻也夫人與先妣實同生年涇不孝失所
恃踰三十年不勝風木之痛每侍夫人如母存焉夫人
遇涇亦均子姓壬午冬杪涇得奇疾屢瀕于死夫人不
遠數舍來視問憂形于色至為之禱祠名山眷眷不忍
舍去恩意篤矣涇方俟少間求從容外舍別甫踰歲遽
隔千古傷今念往不知涕泗之橫集也追述遺美不敢
以哀病辭扶羸執筆姑叙大略以備彤史之採訪云謹
狀

--	--	--	--	--	--	--	--